

玉山先生遺稿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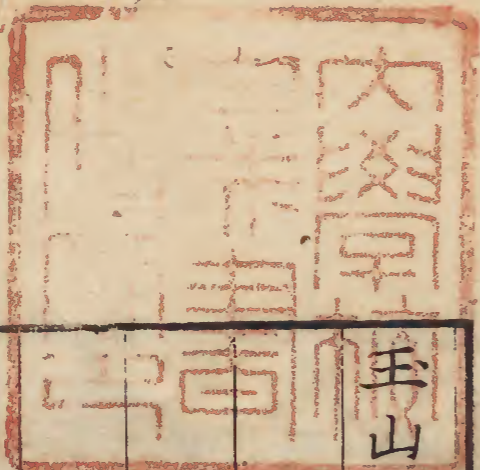
番外書冊

					和書類
				二六二六〇號	
			六九函		
		一四架			
六册					

內閣文庫			
二〇六函	六册	二六二六〇號	和書類
三架			
(三才)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260	
冊數	6 (3)	
函號	206	21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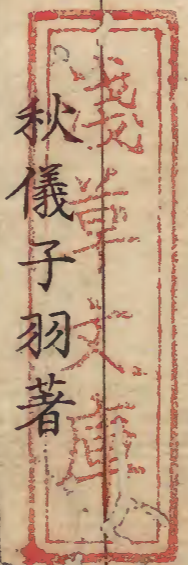
肥後

秋儀子羽著

序

嚶鳴館詩集序

是集紀世馨所著世馨尾人也尾者大藩也逸書尚
存龍劍所出其氣成五采其山水韶秀其人饒雋異
鉅材而世馨蓋其尤也初世馨年十八有壯志嚶嚶



然而曰、吁、古之人歟、其人與骨皆既朽矣、吾不得而見之矣、我得見鄒魯之人、親聞先聖遺風、斯可矣、即單身負笈、一蒞、緱、飄、然、辭、國、西、極、崑、崙、港、崑、港、與、華、焉、隣、雖、其、土、蕞、爾、乎、海、舶、所、湊、時、有、奇、士、乘、桴、而、來、觀、我

國、光、若、朱、舜、水、之、徒、比、比、然、云、乃、世、馨、在、河、仲、栗、家、日、見、華、客、交、臂、談、論、久、之、聲、音、笑、貌、皆、華、也、唯、未、見、若、子、瑜、其、人、而、其、所、見、詩、若、文、無、一、當、世、馨、意、者、即、喟、然、真、嘆、曰、陋、之、客、也、以、夏、變、夷、是、不、足、觀、已、棄、去

不復顧、惟與仲栗結社、日夜切劘、誓干城斯文矣、居三年、歸、尾、尾、有、淡、淵、翁、者、余、不、及、識、其、人、蓋、質、行、君子也、世馨幼而從學、及其遠遊、還、豪、氣、玩、除、乃、能、見、翁、之、蘊、乎、中、而、著、乎、外、者、也、曰、吾、過、矣、吾、過、矣、道、果、在、此、矣、不、在、彼、也、而、今、而、後、吾、悔、不、求、諸、邇、而、求、諸、遐、焉、遂、與、仲、栗、輩、偕、專、志、師、事、之、翁、則、循、循、然、語、之、曰、昔、夫、子、之、誨、人、也、各、於、其、性、所、近、子、性、所、近、其、詩、乎、子、何、莫、學、夫、詩、世、馨、拜、受、教、退、而、學、詩、詩、三、百、十、一、篇、暮、三、百、有、六、旬、夙、夜、匪、解、鑿、壁、繼、晷、孜孜、攻、其、業

盖又數年業成則隨淡淵翁來東都無何翁逝矣於
 是與仲粟修嚶鳴館按詩古傳行于世而仲粟亦尋
 物然世馨逾益砥礪育英不倦門下靡然成風可謂
 能奉師訓不失墜矣余與君以詩締交久矣君為人
 孝友有信其詩霽如也傳曰詩教溫厚和平不其然
 乎余益信翁之善誘人果質行君子也方今搦觚家
 如林其誰不曰我能為唐人所為亦唯乞餘於東郭
 墻間以取饜足是其妻妾所羞豈可齒諸君子之林
 哉比之世馨所為者相去弗啻霄壤也壬午夏余將

歸藩世馨徵余序其詩唯歌驪駒者在門予不能卒
 酬其意取置之行笥中既上途歷岐蘓涉紫海其間
 三千餘里皆世馨足跡所遍則其詩存焉余在舟車
 中時時展玩不釋則余觀其草木泉石欣欣色動與
 行笥中詩卷相映發也迺足驗世馨詩有神助哉因
 為品其入佳境者而還之是為序

墨子序

墨之道孟闢之於前荀非之於後而昌黎氏獨曰孔
 必用墨墨必用孔余竊疑焉夫墨繩墨自矯大敵不

類其術蔽於用而不知文過儉約而慢羞等耳聾聒
瑟反緣往埋異懸君臣傷害和氣是以節用而彌貪
非攻而日爭是豈夫子所用哉然墨兼愛怒也仁之
術也孟子推類比之無父則刻矣世謂孟墨相反殊
不知亦有相同者存孟說仁義墨亦說仁義孟稱堯
舜墨亦稱堯舜孟好詩書墨亦好詩書孟患處士橫
議墨亦患十人十義而其論湯武放伐也無異此類
不勝枚舉是豈可盡廢哉韓之所取其在此乎今表
考其書非出一手余讀諸子墨兼愛節用非樂非攻

皆有其目則知古所謂墨經者大意不過如此其他
若堅白異同之辯觚偶不忤之辭噐械城門諸備之
說吾安知其非禽滑釐相子勤苦獲己齒鄧陵子鉅
子腹蘄之屬各誦師說倍譎不同者哉豈莊周所謂
別墨邪非邪又篇分上下重言錯出似作口吃之狀
者有之其譬喻與孟出入者有之其辭氣隱然若與
孟相抗者有之是或夷之之徒之所為亦未可知也
要之墨子真諸子之傑也形勞天下枯槁不休其志
卓然其言往往切時弊實非區區腐儒者所能及也

莊周既言巨子為聖人，况於其師乎？迺知當時已至孔墨偽墨，竝稱焉。豈特賈生之罪哉？蓋聖人之道，譬之穀粟，民生日用，萬世滋利，墨唯異饒，備世之急，一啖則可，再之害人，雖然後世奢侈日長，莫有底止，有善讀者，墨術或可一薦也歟。余嚮與同士騏會，數本校讐一過，唯諸家歷傳寫，亥豕非一，未易臆斷。後獲鹿門茅氏本，與松子文并子章再閱之，彼此參合，得失互有，茅本難必盡從，因摺諸藝文，訂其訂者，其疑者闕之，附以所見標之上，層觀者思之，或是一適也。

予歲從我公，往還東西，不遑寧處，盍簪有關，故再閱之功。子文子章居多，韓讀墨舊刻，既附詰墨書世多有，故今不贅云。

五雲譜序

護國謙叟禪師之東上途也，謂余曰：古之送人者，必贈以言，斯行也，我不請它言，唯得叙此編，則足矣。因譜其所戲，鍊者篆印若干顆，而出跡之。余披覽焉，則累累乎星聚奎，莫一非垂金屈玉，銛利鈎殺，鬱律如也。大為合作云。余遂題其首曰：周禮職金以命已操。

觚家之有璽印非古也璽印之用上之傳國與土中
 之官爵封號下之徵發姦禁秦漢所由唯是蓋自唐
 人以降稍稍施諸翰墨間其義莫聞故操觚家之有
 璽印非古也然則廢璽印乎曰否是有說焉近世學
 士大夫志斯文者皆彬彬然修復古之業廼羽翼
 詩書駢服左氏司馬子長而之所以行之則亦唯楷
 草是賴嗟夫雖好古之甚哉終不能反轅於鳥迹焉
 勢也故亦必假璽印而古之廢其羊存乎璽印之文
 必求諸古上自禹碑湯盤宣鼓孔壁以至秦山漢年

取則廢一乎曰否是有說

羊存

不注其初

汲冢所出及符節幡信文銘泉文鐘鼎款識之屬皆
 能取而陳之參而鑄之亦足以為觀美藝圃也夫操
 觚家之有璽印也於是乎古矣詩云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操觚家之有璽印典刑哉記有之醴酒之用
 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不忌其初也操觚家
 之有璽印不忌初哉不可廢也已師業天游方外者
 何有於區區操觚家哉戲鍊之技託之好古蓋亦欲
 俾世之反樸述道耶夫諸篆皆種也相同形而相禪
 楷與行草篆焉諸孤廼欲親見厥祖先之面焉難矣

三山遺稿

卷之六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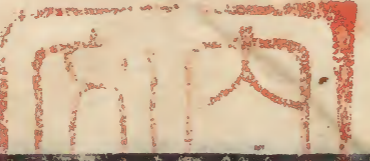
哉集古錄博古圖亦唯摹之之摹本真既逝則識者憾焉師之為之技亦青冰乎海內諸名家蓋先得其趣也得趣則天不得趣則人大似強項疾不肯謝之狀故得趣有術焉點畫象除位置間架款正向背疏密低昂妙都在阿堵中是虎頭之寫真也亦唯措則頰毛鯁則丘壑趣之所在不在多耳於是乎吾知師之與虎頭同術也或曰師之於斯技也奇則奇矣將若其教何余曰庸詎傷西來之教有之以指喻指草非印也以心傳心莫非印也咄嗚阿罵焚誦亦皆莫

非印也師則有得手是矣因出土苴以為斯技心之所旋指與物化不以人滅天悠然神王由此觀之聿蜩甲也刀蛇蛻也至道存焉胡病師哉問者唯唯師曰善問名於余余曰美哉粲爛乎奇變極也哉譜命曰五雲譜曰其說止是乎曰尚有望焉爾蓋欲其大施慈雨於人天也又欲其翩然而逞翩然而反也是則可以贈其行亦可以叙其編

琴浦小集序

攝瑞雲東明禪師所著律絕若干首其所善島子猶

者得而梓之禪師則千里書託之我肥護國謙叟禪師以徵序於余余未識師之面也然師時惠余詩今又以斯集見示迺余得因其聲以觀其心焉則以論面不面禪師既以面壁之餘善操宮商如此何以不佞一言為之輕重哉唯業已命之因不辭而敢題其首曰聲詩之美自唐氏以降則莫朱明若而其尤粹然鎔裁有則者又莫李王二家若也吾誠莫間然第今之言詩者其誰不為雉李王又誰不句摹而字倣之亦唯稱敗素紫以眩孔陽之朱將奈其臭揚何噫



李王何辜乃為輕薄兒之蠶食而身其餘也幾矣雖李王將何以給之則余於今之言詩者有譏焉夫此興微妙之境為古人窮搜殆盡而其所未發則造化懲其若是也而吝其泄焉李王之技蓋亦百倍其功以取諸其褚矣而昧者不察逞逞以易心窺之乃一且欲句奪而有之造化又怒其若是也而益固其秘焉則夫區區者且不之與也况其至者乎故雖片言隻語亦必俟其人而行苟非其人乎則物境不為之役是豈可以易心窺哉余故於今之言詩者有譏焉

余嘗謂古作者之難言詩也蓋譬之釣深魚焉其始風波之念未息也滑疑之曜欲得欲失蓋尚潛在淵矣我於是乎氣以持其竿才以芳其餌沈思以脩其綸而神情爲之鈞久之乃能有察其且噉喁者於百仞之底焉蓋亦孔之昭矣雖然吾不敢急其氣則恐其駭不食也吾不敢任其才則恐其跳而去也吾不敢放其思則恐其懸之而或脫也我必廢寢與食夜以繼晷其息深深然求之忽有躍如也則百金之魚雖大盈車哉亦皆莫逃乎獨繭絲搖搖之端矣則彼

來即我非我襲取也夫然後寸管片石與天地之抗衡一動五指則萬物撓敗不能吾敢禦而造化者之藏盡發焉是其結撰極致者爾也是豈可以易心窺哉余故於今之言詩者有譏焉蓋自漢魏至唐皆其善釣者也宋人則緣木矣及明李王其善釣之亞乎猶能飲其人矣餘子雖有獲則浮陽魚易與耳弗齒也至今之藉李王口者抑亦廢綸折竿者也余觀其所獲非銜索之枯則腐爛之餘乃傲然嚇人乎市肆之間豈有能不發嘔噦者哉余則有譏焉然則爲之

如何、曰、我必求之造化、不要倣諸人造、化橐籥、吹萬不同、有力者能鼓之、漢魏盛唐、唯我所欲、何必仰給李王而已、為顧儀無似、素不能詩、妄發是說、誰復信者、是以退而恒墨墨也、不意謙叟禪師之為游揚也、令師誤聞、肥有儀也、而千里微序、是豈徒哉、其或有取於不佞、所以論詩者邪、故敢陳其說、以為之序、禪師之詩、既行世、必有定價焉、尚何俟不佞多言哉、

踏水訣序

吾鄉邨岡子以善游聞于國、掌掇甲濟水、漂若浮芥、

驅馬舞鎗、如躡實地、人皆服其輕妙絕、倫云、吾先公觀而奇之、因令之聚徒而習其技、以備行軍之用焉、蓋村岡子之棄其徒也、二十年于此、與造化同波而鳧沒乎冥冥中矣、其子長、順恐其先人之名之不聞于世、而其徒之或失之傳也、著踏水訣、徵序於余、余曰、吳越之俗、不絳便涉、性也、隴西之游、愈蹶愈沈、非性也、今以非性而欲學其所性、則可乎、曰、可、吾聞之先人之言曰、踏水之術、先試之淺渚、教之手排足繫、即水衝口鼻、畏首畏尾、有苦至捩髮而尚猶不已、

習之久之、與水相狎、漸解浮拍、則就其深矣、而教之
三勢焉、曰手勢、曰體勢、曰足勢、一伸一縮、一左一右、
亦必有數存焉、學之三年、其猶萍梗、根虛竅、木主浮
乎、則能相忘於水矣、故蔡姬蕩舟、齊侯股栗、畏水也、
觴深之人、操舟若神、忘水也、水既忘矣、於是手釋舟
蹶水、視江漢猶阜、視龍猶蠅、即使我片體奮鬣而
掣槳、柁提馮夷、而挈陽侯、乃能以腐肉朽骨、淪於不
測、轉於無垠、動溶於至險、道遙乎汗漫、以至出沒乎
巨牙、姦鱗之際、而莫之能害也、則技之熟矣、習之成

矣、猶何論性之與非性哉、亦唯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焉、信乎、呂梁丈人之不吾欺也、則先人之言、有進乎
技矣、余故著此書、欲以顯先人之名、而使其中其術之傳
于世也、余曰、子之志則善矣、而其以千金之軀、為戲
於齊汜之竟、則危也夫、諺云、善騎者隨、善游者溺、故
馮河者、聖人之所不與也、且以書御馬者、未必得馬
之情、况於以書踏水乎、亦焉能得水之性哉、余也、惑
焉、曰、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今夫結髮食祿、執戈
先驅、水火豈可避乎、然洪流在前、絕梁沈船、則雖有

孟賁無所施其勇，雖有慶忌，無所用其捷，則徒賦匏有苦葉而已。是戰陳無勇也，可謂孝乎。高麗之戰，孫六奪敵舸，激河之役，權內刺力人，皆能以涸涌之技而施之，戰勝矣，則勇冠三軍，名揚後世，可謂非孝乎。故踏水之技，不可廢也。且書在解人，善解書，可以踏水矣。故踏水之訣，不可廢。昔者子路橙溺而受牛謝，夫子稱之。苟使子路不解踏水，唯己身陷，是懼亦何暇能拯人乎哉。浮海之從，特稱由乎，蓋亦夫子有取焉。其言甚辯，是為踏水訣序。

篆書老子經序

國朝之書，其始亦師篆。晉唐昔代，先王之為治也，上自禮樂制度，以至凡百藝技之瑣，亦皆於華焉。資遷喬變俗，國又居極東，昭回所被，萬物彪炳，故鉅卿名大夫，蟬聯出手朝也。則才如晁秘書，書如野人，若愚皆青水，稱於中華矣。環海之州，蓋亦莫比。肩云余又覽薛嗣昌所臨，代皇子落花詩者，抑何美如彼也。張誠一子兆之徒，盛稱其如唐人學二王筆迹也。信然，則當時華之與我，脉猶一丘貉焉。世及叔季，海

乃揚波、遂至、便行人之不航也。眎華何啻崑崙河源、且人生兵馬間、日夜所業、不過騎、射、擊、超、乘、相、奪、儼、佻、相、示、是以五指如懸推、肘加急、不柔、則令操數寸管、重倍於三尋之戟矣、乃謂曰、書止取記姓名而已、相驅趨、便滔滔不返、蔓體疇畫、匪措匪草、一二獮書家者、亦皆以意構法、肆然以橫、其病不可名狀、種種俗惡國字者、竟成矣、是直不蠚行耳、何在其能同文也、所謂晉唐風者、於是乎頽、然遂壞矣、暨乎坂城之克捷也、海內丕變、黎庶息肩、涵濡百年、文運復振

廼韜鈐之略、化於詩書、虎嘯之猛、揚於鳳鳴、而行筆如舞劍器者、稍稍輩出也、於是東有廣澤氏、西有中連父、盛矣哉、可謂時已己未冬、中連父來客肥、余見之、逆旅主人所因、觀其揮染、楷草分隸、衆妙咸具、余既已為之嗟嘆不已、中連父則顧笑、搜其篋、則紫氣奕奕來、射人、駭視之、廼其所篆道德五千言者、規圓矩方、鑲筋玉箸、一經一緯、一文一質、盡中法度、儼乎若南面王、充冕垂拱、而其色燁燁然也、可謂又玄於衆妙矣、余不能不為之吐舌也、而其必於五千言者、豈

為其三日不讀舌本儘彊哉亦必有說焉昔者伯陽氏之西度關也蓋以是屬之關令尹喜當時其所親手書烏跡邪糾斗邪將上清洞天霞文烟篆者邪吾未識其作何物狀也孔夫子嘗稱其人猶龍也顧其書詭幻變化不可端倪亦猶龍邪中連父蓋欲見其書唯青牛不踰大海而東其人與骨皆既朽矣則舍五千言吾將奚適哉唯古文既亡古籀邈矣刀毛漆煤無已則秦斯乎故假以寓意焉善乎老子之言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唯書亦爾驕斯荒

慾斯惑態斯膠滯斯頽故書必去是四者然後官知止神欲行猶龍之迹可庶幾也蓋中連父之學也夫龍之為蟲也得水立威靈怪不測唯書亦爾消滴落紙翰爾墨行疾如風雨集如雲霧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蜒蜿乎猶龍哉誰復施罔綸贈者中連父之篆得之矣夫龍蟄不常見今中連父能物之矣龍朝夕見也南華氏曰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所謂用筆天者非邪雖然中連父善飲不飲不能龍其書及其醉二參也神益王筆益飛是龍其以酒為水立威者邪必為

醒者不取中連父笑曰然世之奴書僅縣諸酒肆者則其受業者手指千矣而余門之屨寥寥也何不售之甚余曰不售詎傷不售然後見其真龍也滔滔者天下皆葉公之徒也真龍窺牖豈有其能不還走者耶雖然子姑俟之世將有飄叔安裔子者焉中連父則曰不敢當雖然子盍嘗五采其文隆其角被諸其首乎余謝不敏不可遂敢序之則使神龍之與蚺蜴為伍

梅檀田十景集序

蓋是集之役也觀水翁為之隔矢矣翁年七十有八神尚王行步不衰唯重聽衰爾頰有如充耳云初翁既稅駕西山養某氏子為子子某能拮据於家翁則日出游吟哦不疲取暢泉石曰佳哉山水之適天為茲好於我也歸則燕坐夕照含飴弄孫一切不問泉谷事如翁豈不謂老益賢又能謀樂哉丁巳冬其子某以職事來府居于我東郭大達側曰是雖近市惡囂哉且夕得所未亦小人之利也親之甘旨庶足以共乎遂奉翁因家焉大達故柵檀田語在藪君叙中

其地四望六達遠近之景環拱焉唯街衢之間來往
 如織馬尾接人肩摩擾擾然塵上其過者莫不鮮衣
 怒馬干旄子子也其居者莫不鼓瑟跕履陸博蹋鞠
 鬪雞走狗也而其龍斷罔利者俛拾仰取者廢居欲
 贏者亦何限是皆心在蜚雁而自在逐鹿矣夫外視
 可欲內戰不勝靡瞻不眩靡聽不惑人之情也是以
 其景之奇至今不售沒沒也觀水氏惜焉故今有是
 役也翁之言曰善哉天既已塞吾之聰矣夫市言嘔
 啞者於我猶微風拂漏門也而我又能自塗吾之明

矣夫富貴赫奕者於我猶爵蚊蚋相過於睫也皆漠
 然凶動於中矣渠馬洩我哉唯夫我我者洋洋者不
 違顏咫尺而魚鳥煙雲之不我遐棄也亦猶有骨肉
 之親焉佳哉山水之望天又為茲好於我也我豈可
 以默乎迺撰十景作為歌詩以娛且倡其所交游暨
 聞識者令同賦之於是多景之勝始得一售其技而
 四方歌詩之藻盡萃於觀水氏矣翁之謀樂益無異
 於西山時也豈不賢而如是哉翁微序於余余既平
 讀喟然而嘆曰斯集也泱泱乎大風也哉於是乎吾

知我肥公奕世之德之泱，民肌膚至深也。余蓋聞之
 父老之言曰：昔我幽齋君善咏詩，國風傳所謂古今
 集者，究其幼眇，皆曰：延喜之道未墜於地，在公矣。慶
 長中，丹城之圍未解，士皆菜色，而公尚咏詩弗休，可
 謂好以暇，橫槊之雄哉。當是時也，雖
 王國通古今集者，蓋寥寥也。延喜之道不絕如綫，
 天子懼焉，廼使三條某公為丸某公如丹城，紆難以
 問古今集無恙，至則狗衆曰：
 天子有命，環丹城埋之。若一矢相加遺者，有咎，其或

不用命，實王所愾，皆死無赦。適人聞之，若崩厥角而
 解，二公入勞公以
 天子命問古今集之道焉。公再拜誓首曰：敢告不寧
 自天貺命，王臣舉趾，陪臣敢謝。乃言曰：天之未欲喪
 古今集也。和諠浦之波有歸焉，則使陪臣得敢奏薄
 技德之至也，敢不唯命是聽。廼叢爾丹城之卒，賴天
 之靈，以肉腐骨，又豈敢不拜命之辱。於是載書金函，
 再拜誓首以獻。二公受之，周旋鳴玉而出。上車馳報
 天子，天子而後其喜可知也。廼藏諸群王之府，非

命人臣不得敢窺遂為永世帝王至寶盛矣哉古今
 集之道之不泯也公頗有力焉而我都人之善操國
 風者接踵焉則幽齋君之餘波也六世逮我靈雲公
 崇尚詩書徵用儒生號令溫雅文教鬱興將使沮溺
 之徒輟耰而曳裾朝野之間蓋濟濟也臣儀嘗以翦
 劣備負侍讀親秉玉唾蓋猶及辱其賡歌康哉之美
 也故我都人之善謠唐聲則靈雲公之餘教也延及
 今公嗣立也念盃率由舊章德刑不遺歲戊午由令
 於民禁止偷侈分劑節度大撫國之赤子而乳哺之

可謂不墜其緒矣今茲秋穀大登歲終計上租入不
 億天之報明德如是夫於是其士大夫則陳鼓樂揚
 聲歌以相和樂於廣堂大廈之上其小人則酒黍秣
 羹魚鼈以相集睦於鄉黨隣里之間而觀水氏之斯
 集也適成則使吾黨操觚者得以言其志而樂其業
 矣乃斯集亦足以徵今公權虞如之政也夫而其所
 自為若獲歌詩亦皆爛然可觀鏘然可聽而其汙不
 失鏡中錚錚者實列國所罕見余故曰是泱泱乎大
 風也哉於是乎吾知我肥公奕世之德之泱泱民肌膚

至深也其異日必有太史氏采焉余既係之以詩且
今序其首簡因謹曰翁既云我能不役吾耳目矣而
獨於山水之光美與歌詩之宮商黼黻焉者則翁亦
自不能黜其聰明也是豈為善守青牛氏之言耶何
其癖之甚翁笑而不應余曰吾知之矣是豈動之死
地之徒也哉蓋天既好之以佳景且謂詩加宥於老
者矣

奇勝堂印譜序

本朝古昔不乏善書唯篆學寥寥莫聞而其有篆學

也實自廣澤勝翁始翁之於篆學也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可謂藝苑嚆矢矣翁又工鍊筆其所鐫為王侯
及高僧韻士者不啻數百蓋自翁之逝也皆為世至
寶積而韞焉今不可復輒觀其藏在家者亦或為朋
友知己奪去其餘僅僅晨星耳其嗣天錫恐其久而
散佚也譜焉而傳之以當羨牆云天錫又能繼父志
不墜家聲副以其所自鐫者號曰奇勝堂印譜余覽
之絳霄一毛莫不五采豈可不謂濟美也哉方今坊
間印譜如林亦皆私淑無師兼者固不足觀其稱海

舶來者率係崎人贗作歷歷可辨也豈足比數哉余
 嘗聞之揚升菴曰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
 峯善諳者見其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聞
 人固多未知蘓學士鍊鍊羅狀元能省牲路人闕然
 大笑近時市井瀟滑又甚於永昌之俗即酒家簿帳
 餅舖牌記若非分隸亦必古篆及至侏儒俳優卅女
 崽子亦莫不皆有別號私印施之其書画落款俄而
 見之儼若縉紳先生之態雖則昌平餘事乎吁亦可
 醜之甚其刻手徃徃世所稱識奇先生者亦唯為金

幣餌不問雅俗漫然受而應之其體專務嫵媚取悅
 人目大小伸縮唯己所欲非篆之篆自我作古居
 不疑豈非夢英小說所喜為也邪於是手搯斯古法
 蕩然盡矣識者患馬坊間所行亦唯是已余恒掩鼻
 而過之唯翁父子所為苟非其人印刻不與典雅老
 蒼實巖具體大有鐘鼎彝器風可不貴重乎哉余甫
 弱冠受知於翁蓋及聞其譚金石遺意見其揮灑磊
 落之狀距今四十餘年念之恍若昨日中懷蓋有惕
 焉天錫徵序是不可不書也

源語水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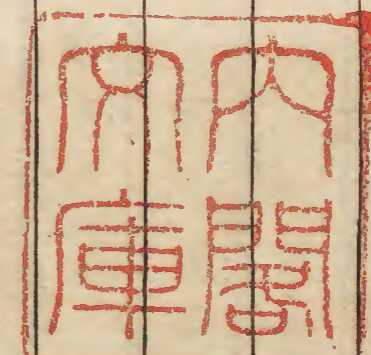
源語情史也紫氏之才富瞻頗涉經史旁通竺典且
 躬長椒房嫺於彤管而宮禁行樂之秘中菁乘祖之
 微亦徃徃有得與聞焉因託著此書始述憑虛公子
 亡是王孫春雨夜直品目諸佳麗事終敷演至於臺
 閣樞密窗簿倖衛衣冠輿馬官跡門地閨閣脂粉長
 夜歌吹吐韻韶令風流藹貴凡人情世故悲觀榮枯
 種種之態亦皆雜陳莫遺焉讀之則使人忽哭忽笑
 忽絕忽蕪未嘗不爽然自失也故凡語之冷柔腸已

斷隻字之艷芳魂欲飛其言蔓衍無所底止亦猶葛
 覃之施中谷也而其幻眇則如浮雲染空忽而飄散
 又如松風觸絃幽鳴自然也語其玄則如寄生之棲
 蹇與不繫蹇舟汎手中河也若其終始變幻不可端
 倪則其猶海市蜃樓結綵疊翠人馬臺榭花木旗旌
 層層出沒手波濤之間忽為颶風掃而一碧萬頃荒
 然毫無痕迹也雖未免諷一勸百之譏蓋亦千古以
 來女流希有奇筆矣漢家秘辛近世琵琶西廂安得
 能與此抗衡乎哉是以縉紳先生注解如林唯言語

之道、歷世而遷、古之雅馴、今之鄙俚、是不可得而吻
 合也、又不可得而臆解也、是以傳會之說、紛如盈紙、
 識者患焉、荒瀨翁夢寐此書、有年于此矣、一夕對月、
 獨坐澹心、恍然若有所得、迺喟然起、嘆曰、有是哉、靈
 於耳根者、鶴唳牛語、猶能解之、况人言乎、吾何以如
 越裳氏之重九譯之為、方土之音、四十有八、三而五
 之錯而綜之、不盡之言、不能外此、妙中肯綮、迎刃而
 解、即古之言、與今之言也、合若符契焉、是則翁之玄
 解也、於是乎諸家迂解皆廢矣、翁問名於余、余曰、石

湖之月、一照紫氏芳襟、而千歲之後、再映徹於翁之
 水鏡焉、則此書宜名源語水鏡、是為序、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六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六

